

传播过程中的符号语境

——皮尔斯符号学的认知研究进路

薛 晨

摘 要：符号传播的过程就是符号发送者与解释者在其间对意义进行交流和共享的过程。本文基于皮尔斯的言述宇宙理论对符号语境在传播过程中的归属和作用进行了讨论。进一步结合关联理论，针对具体的传播过程，分别讨论了符号发送者表意与解释者解释的过程中与符号语境的关系，以及符号语境对传播过程中表意机制与推理解释机制的影响。

关键词：符号语境 传播 言述宇宙 皮尔斯 动态性

DOI:10.13760/b.cnki.csalt.2015.0083

对意义问题的探索，离不开对符号语境的思考。意义的生成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符号语境对此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离开符号语境，意义的生成受阻，衍化断裂。因此，不同于传统语境观认为语境是静态不变的，本论文认为，对符号语境的讨论，必须将其放在符号过程中去，在符号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才能从本质上说明符号语境问题。现有语境研究已经很多，但大都停留在语义和语用层面。事实上，语境问题，更是一个对意义的认知问题。符号学是一门探究意义的学科，认知符号学，作为一个受到认知科学与符号学的影响而出现的新兴领域，旨在探索人类的意义认知方式及规律，即站在符号的解释者的角度对符号意义进行解释。皮尔斯作为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在进行意义理论的开拓时就强调从意义的解释和认知的方式入手。因此，“皮尔斯式的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就是着重于认知的符号学”^①。符号语境研究是认知符号学的应有之意，也是在认知符号学视域下探索意义问题无法绕开的一个基本问题。

^① 赵毅衡：《关于认知符号学的思考：人文还是科学？》，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1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1~130页。

因此, 本论文将从认知符号学的源头理论——皮尔斯符号学入手, 对符号语境与符号意义之关系进行讨论。

一、符号语境与皮尔斯的言述宇宙思想

对语境的研究由来已久。“语境”这一概念是由波兰人类学家马里诺斯基 (Malinowski) 在其《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最初在语言研究中的“语境”主要是指文本范围内的上下文, 后来马里诺斯基在 1923 年为奥格登和瑞恰慈的《意义的意义》一书所写的补录中提出了情景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这一术语, 将语境从语言范畴扩大至物质世界语境范畴。之后国外语言学家对语境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菲尔斯 (J. Firth)、韩礼德 (Halliday)、莱昂斯 (J. Lyons) 等语言学家相继从各种角度对语境进行了阐述。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和发展, 对语境理论的研究也不断发展, 斯珀波 (D. Sperber) 和威尔逊 (D. Wilson) 在《关联性: 交际与认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认知语境 (cognitive context) 这一概念, 明确提出了语境的认知属性, 认为语境是一个心理构体 (psychological construct)^①, 是人们用以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构造储备, 与传统语境不同, 它具有很强的建构性。由此, 语境的研究跨入了认知研究的范畴。

语境问题向来被符号学界所关注。1938 年, 莫里斯 (C. Morris) 在其著作《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ign*) 中首次提出符用学 (pragmatics), 认为符用学主要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换言之, 符用学研究的就是符号使用者是如何在语境中认知到符号意义。

事实上, 早于马里诺斯基的符号学创始人之一皮尔斯早在 19 世纪初, 在其早期符号学研究中就已发现语境对于符号意义解释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人称代词 (你、我、他) 和表示时态的词的理解必须参照具体的语境才能决定, 另外对于指示词 (demonstratives) 的理解也必须参照具体的语境。后来, 皮尔斯明确地将这些词汇统称为指示符 (index)^②。遗憾的是, 皮尔斯当时未明确提出语境这一概念。皮尔斯符号学注重对符号意义的解释, 正如他认为“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在符号意义阐释过程中, 语境存在于符号之外, 作为一种围绕在符号外的结构, 对符号的形式以及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意

^① D. Sperber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6, p. 15.

^② C. Hartshorne, Weiss P. ed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1-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31-1935.

义的解读都将产生制约和影响的作用。可以说,意义的解释始终会受到符号语境的制约。

由此观之,符号语境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中扮演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可以说,他的符号学理论具有一种语境依赖(context-dependent)特征,特别是在他对符号的分类中可以看出。依据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像似性、邻接性和规约性,符号分为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三种类型。对符号所属类型的判断,只有解释者根据具体的符号语境才可以进行,特别是规约符,只能依靠文化语境才可以进行归类。进一步以像似符为例,像似符的符号的品质与对象的品质具有相似性,这是因为它与其对象分享或共享了某些相同的品质。像似符又可以分为图像、图表、比喻三类,而每一种像似符涉及的符号品质与对象品质之间的相似关系,在解释者一方,需要基于对具体语境的细分才能展开认知。

在皮尔斯符号学中,理解他提出的言述宇宙理论,是理解符号语境的关键。而他的言述宇宙,是基于符号过程之上的。皮尔斯提出的符号三元关系,认为符号必须处在符号、对象、符号的解释项三者所构成的三元的不可化约的关系中,才能被视为符号。其中,符号对象决定着符号,符号又决定着符号的解释项,由此,对象就间接决定着解释项。同时他强调,“无论什么方法都不能把这种三元关系的影响简化为二元活动(的影响)”^①。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二分,解释项的提出,不仅比索绪尔理论多了一元,更是着重突出了解释者作为认知主体在对符号意义的认知上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因此,符号过程也就是符号在发出者与解释者之间传播的过程,而解释项就是一种由其他符号产生的另一个符号,这个生成过程依靠解释者对其他符号的解释或翻译,因此,符号意义也在符号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衍化。

传播得以发生,需要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存在某种类似符号基础(ground of sign)的东西。皮尔斯认为符号必须与自己的基础相关联才能够具备表意的可能。简要地说,“基础”即作为符号的某物可以与符号关联起来的某种品质,而这种品质则成为该物可以被当成某种符号来解释的基础。基础这个概念非常关键,因为它的存在说明了传播主体的目的、意向或者观念会对语境范畴起决定作用。不过,“基础”这一概念,皮尔斯最后并没有沿用下去,他继而用“形式”来指类似符号基础的概念。在交际双方,形式需要体现在一个主体中,而另一个主体也必须存在着相同的形式。但仅止于形式的传递,还不足以构成传播。因此,形式需要在解释者中建立一个解释项,而

^① CP 5. 484.

这个解释项需要有类似于发出者所建立的那种解释项,此时,符号将发出者与解释者融合(fusing)在一起,传播行为得以发生。而传播所产生的在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的共同理解,事实上就是交际主体双方的一个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或言述宇宙(a universe of discourse)。

言述宇宙,皮尔斯将其定义为“每一个命题的表达环境(circumstance of its enunciation)都表明它可以指涉某些个体集合或者可能性集合,但它却又不能确切地描述这些集合,而只能指出他们是说话者与听者都熟悉的某些事物”^①。言述宇宙的形成基于传播双方的曾经所获得的间接经验的集合,简单来说,言述宇宙就是符号对象的认知集合。同时,言述宇宙可能是一个物理宇宙(physical universe),还可能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想象世界(imaginary world)。^②物理宇宙连接的是交际中的具体、实在的对象,即直接对象,它内在于符号过程,因此物理宇宙连接的是对符号内部系统的观察。而想象世界则连接的是动力对象,它外在但不独立于符号过程,它是我们为了能够理解符号而必须借助间接经验所了解的东西。所谓“间接观察”,并不是说去熟悉符号系统。通过对符号系统的观察所获得的东西并非是间接的,与之相反,它们是那些为了解符号所意指之思想而必备的事物。而间接观察,则是对符号所指称之事物的先前了解。

皮尔斯认为言述宇宙是传播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在符号传播中,言述宇宙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一个个体集合的概念,不如将它理解为传播过程中主体双方所共享的一个符号语境,它为传播主体的认知提供了“活泉”。这个符号语境的最基本特征是“互明”:

在某种意义上,宇宙(指在一个命题中)必然是说话者与听者都熟知的,并且他们也必须知道对方是知道这种宇宙的,彼此也认同它的存在。而在诉诸未来想法的心灵与想法已然如此的心灵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宇宙。否则,交流或者“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就完全不可能存在。^③

即传播双方对于由物理的和虚拟的言述宇宙所提供的一切语境信息相互知晓。

同时,依据言述宇宙的分类,符号语境可以划分为符号内语境和符号外语境,分别对应于物理宇宙和想象世界。而符号语境作为一个非离散的概念,在它发挥其认知作用时,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出现的,因此,在对意义理解

① CP 2. 536.

② CP 2. 536.

③ CP 3. 621.

产生影响时，符号内外语境同时发挥作用。

但符号外语境真正为符号解释提供了无限解释空间。符号外语境包括一次符号交际的具体情境；社会语境，如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文化语境，如历史文化、风俗人情、民族记忆等；解释者的文化成长经历，如百科知识等。此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解释者作为认知主体的能动性。也就是说，言述宇宙作为间接经验的集合，将决定认知的走向。因此，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也被纳入符号外语境的范畴中去，这种认知能力属于能力元语言的一部分，它包括主体的推理能力，还包括信仰、习惯、兴趣等。

共享的符号语境为发送者和解释者提供了共同理解符号意义的语境信息。在言述宇宙这个“互明”的符号语境中开启传播，直至双方对符号所指之事形成一个共同的观念，即一个双方可以共享的图式。对这种认知图式的确定即为“共同解释项”。皮尔斯认为，共同解释项“包含所有发送者与解释者在最初就充分理解以及必然会充分理解的东西，从而使得正在交流的这种符号得以发挥其功能”^①。

言述宇宙作为符号语境，对传播主体达成共同理解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甚至，言述宇宙作为符号语境，某种程度上会取代符号信息，成为主导意义解释的因素。例如：一份以新闻真实、观点客观闻名的报纸，其忠实读者不会对报纸所提供的新闻产生丝毫怀疑。即使一条假新闻被堂而皇之地刊登出来，忠实读者们也会不假思索地把它当作真实新闻加以传播。解释者对他可能会在常规语境中接收到的信息范畴产生认知和一种语境期待，这种期待会内化为一种认知图式。即使被传播的信息超越此范畴，正如之前提及的假新闻一样，解释者仍更倾向于根据业已形成的认知期待去自动作出解释，而不是会按照符号信息本身所指称的意义来作出回应。

二、传播过程中的符号语境

上文阐述了符号语境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但并不是只要传播主体拥有符号语境，就一定会导向传播的最终目的，即使在交际中所传达的共同观念或言述宇宙完全确定，发送者与解释者的意义最终达成一致。但交际中共同意义的获取过程是交际双方反复确认，不断趋向一致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此，皮尔斯曾提出了模糊性（vagueness）的概念，他认为符号交际的目的是消解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模糊性，一

^① LW 197.

种是普遍性。前者指发送者在进行符号意义传达前,由于符号本身可以再现多种事物,发送者对事物进行选择性地再现造成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保证解释者与发送者的认知精确无误地重合。而当发送者将这种选择权交给解释者时,就产生了普遍性,也就是说,不确定性既来自发送者,也来自解释者。

因此,在传播过程中,仅有符号语境是不足以确保共识的达成的。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还需要分别考察发送者、解释者在传播中与符号语境之间的关系。皮尔斯为符号语境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缺乏对具体传播机制的讨论。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既然不确定性来自传播双方,那么,为了消除不确定性,发送者为了确保发送意图更好被解释者接收而存在一种发送机制,解释者为了确认解释意图可以趋向发送者想要的意图而存在一种解释机制,两者都需要进一步说明。只有解决以上的具体问题,才能对符号语境有更加清晰的了解。

斯珀波(D. Sperber)和威尔逊(D. Wilson)曾提出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这是一种有关人类交际和话语理解的认知理论。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向(informative intention)和交际意向(communicative intention)的明示-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前者与说话人有关,后者与听话人有关。说话人通过选择适当的语言形式把信息意向展示出来,而听话人则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通过推理结合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获得说话人的交际意向。关联理论成为研究话语交际的一个重要理论,但关联理论仅在语言交际范畴进行讨论,同时一方面从认知角度去解释交际,另一方面却忽视人的社会属性,明显缺乏社会性。并且该理论所提出的诸如听话人的推理过程也没有进行清楚论述等。因此,笔者认为,基于研究框架、对象的相关性,可以借用关联理论对皮尔斯的符号传播理论进行补充,来进一步阐明符号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与符号语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明确符号语境对传播过程的作用。

(一) 发送者的明示表意机制

对发送者来说,在传播开始前存在着初始语境。初始语境,作为发送者的符号语境,会对传播过程中的符号语境产生影响。符号发送者决定传播语境,发送者的作用就在于框定符号传播中的传播环境,即框定主体间的言说宇宙。同时双方所共享的符号语境又会制约符号的解释,也就是说作用在解释者一方。发送者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图可以被解释者所理解并接收,需要基于初始语境来框定传播主体共享的符号语境。在这个过程中,发送者会作出预测,认定在共享的符号语境中的语境信息是双方互明的,以减少解释者在

理解时所付出的解释努力。所以，这里发送者作为互动主体之一，它的义务就是建立被传播的符号信息与初始语境之间的关联性，至于关联程度的强弱，可以通过解释努力和语境效果进行判断：

$$\text{关联性} = \frac{\text{语境效果}}{\text{解释努力}}$$

符号信息与初始语境之间的关联度越高，解释者需要付出的解释努力就越小，语境效果越强。^①

因此，发送者为了尽量保证让自己的意图意义明确清楚地体现在符号信息的文本意图中，就需要发送者采用明示的表意机制。因为具体的符号语境不同，发送者的表意机制也将发生变化，这里仅对表意机制的有效性提供几个标准。哈贝马斯曾提出任何断言都蕴含了四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所说是真的吗）、清晰度（所说的清楚吗）、真诚性（断言者相信他所说的话吗）、正确性要求（断言者是否为作此断言的权威）。^② 发送者明示机制应当遵循以上四重标准，这也是解释者对发送者的基本要求。

（二）解释者的试推推理机制

解释者的解释努力是文本压力的产物，但解释努力并不直接导向理解，在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解释者对信息进行认知和推理过程。传播的成功在于不断使得解释者意义落在意图定点之上，这才是最佳的传播效果。解释者达到意图定点的过程则是解释者的意义试推过程。试推是皮尔斯对推断逻辑所作的原创性贡献，尽管他认为这更应该归功于亚里士多德。试推法是一种“从果到因”，从现象中寻找最佳解释的推理判断模式，不同于演绎法的“由因至果”和归纳法的从个别到普遍的推理模式。这种推理方式较之演绎和归纳法，更适用于符号传播过程中解释者的解释推理，因为意义实则是人们在传播过程中某个具体的语境下试推出的一个结果，试推法是一种具有依赖语境特征的推理方式。

在关联理论的认知—推理模式中的推理过程，就是指听话人根据关联原则和语境进行推导，从而明白对方话语中的隐含内容的过程，同时它认为人类的认知总是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并且每一个交际行为本身都有最佳关联。也就是说，只有获得最大关联，符号文本才能具有最佳关联。而获得

① 何自然、冉永平：《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7~309页。

② J.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9.

最大关联,就意味着尽可能付出较小的解释努力,去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那么高效地获得最大化的语境效果,就要依靠解释者的认知能力,如信仰、经验、习惯、兴趣等。以习惯为例,习惯作为一种常见的认知能力,它最大的认知作用在于提高认知效率,降低认知成本。在解释者的认知过程中,习惯是解释者进行符号解释时的一种解释习惯。基于习惯,解释者会根据发送者的明示文本,用最“省力”的办法,获取诸多有关联的解释。但如何从中挑选出最佳关联项,就需要解释者付出试推努力,通过一次次与发送者的互动,来不断对符号语境进行修正,从而获得最佳关联。由此可以看出,最佳关联的获取方式与试推法的逻辑模式非常相似,因此,在符号传播过程中,试推法是一种最贴近人类的认知规律,并且高效、准确的认知推理方式。

(三) 最佳语境效果与意图定点

既然最佳关联才是认知的关键,那么最佳关联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斯珀波认为是最佳语境效果的达成,即听话人与说话人共识的达成。但这仅仅是针对语言交际。而跳出语言范畴,在整个符号范畴,符号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发送者缺位的情况。显然,按照斯珀波的想法,解释者将无法对语境效果进行衡量,也无法确定共识标准。不仅传播者会缺位,同样,我们无法追溯发送者的意图,解释的依据在文本而非发送者。因此,理想语境效果的测量,应该在于发送者期盼解释者的解释的理想停止点,也就是意图定点,这是发送者的预设安排,它不同于发送者的意图意义,而是发送者通过框定符号语境而企图达到的效果。

那么这就涉及意图定点的测量标准。意图定点作为一种效果,是发送者与解释者共同追求的感知。它并非以一个人的独有认知为标准,而是以参与解释的大多数解释者的共同认知为标准。也就是说,意图定点的确定是一个阐释社群共同努力的结果,具有集体意向性特征。由此看来,不同于斯珀波的话语交际理论仅限于个体交际范畴,符号传播过程中意义的解释不仅受到解释者的个体认知影响,而且作为一个社会的认知过程,受到社会语境的制约。

(四) 符号语境的动态性

传播的目的在于消除传播双方的不确定性并达成共识。当然,这仅仅是传播的最理想状态,任何传播过程都不能达到完全的清晰、一致。从发送者的表意及推理解释机制来看,传播过程是一个在传播主体之间反复、多次的角色互动和意义互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符号语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解释者的每一次解释过程中不断地延伸和扩充,不断重构。传统语境观认

为,语境是在交际前就已经存在,已经确定好了的。然而,这样的语境观并不适用于符号传播的实际过程,不能反映传播过程中发送者与解释者的状态。

皮尔斯符号学注重的是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与符号意义的交流与共享过程。符号发送者在发送前依据初始语境来框定传播中的符号语境,向符号语境的生成迈出第一步。在传播过程中,随着传播中的符号信息的信息量不断增长,符号语境也不断被解释者所延展。言述宇宙作为双方共享的符号语境,为解释者提供试推解释过程中所需的语境信息。在试推的过程中,符号语境不断被扩充,间接经验增长,因此,随着意义衍义,符号语境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建构的状态。

三、结语

皮尔斯言述宇宙理论,使我们明确了在符号传播过程中符号语境的理论归属,以及符号语境对传播意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没有符号语境,意义无法生成,意义的衍义也将断裂。符号语境虽然外在于符号过程,但它对符号意义的解释和意义的衍义都起到了制约和影响的作用。依据言述宇宙的分类,符号语境分为符号内语境与符号外语境,它们共同作用于符号主体的互动和共识的达成。这对现有的众说纷纭的语境分类来说,无疑是一个简化,同时也是对语境范畴的一种扩大,不仅包括情景语境、百科知识等物理语境,同时也包括主体的认知能力等心理语境。这种分类方法使得语境研究从繁杂的分类研究转向了对语境的本质研究。

其次,从具体的符号传播过程来看,作为合格的传播主体,为了达成最佳语境效果,符号发送者受到初始语境的影响,采用明示表意机制,解释者运用试推法寻找最佳语境效果展开推理解释过程。在此基础上,最佳语境效果的达成受到了解释者个体和社会的双重制约。这也是对斯珀波在关联理论中忽视交际主体社会性的一个补益。符号传播过程本质上具有社会属性。

而符号语境在也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动态建构的特征。本文借助关联理论,对皮尔斯的符号传播理论进行补充,在这两个重要理论的融合过程中,发现传播主体双方对符号语境都有贡献,而并非是解释者一方。事实上,是发送者对符号语境进行了首次框定,而解释者负责不断延展符号语境的范畴,从而共建一个动态的符号语境。

作者简介:

薛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驻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认知符号学与传播理论。